

以信仰之名,守护山河无恙

□胡晓峰

每年八月一日,当军旗迎着朝阳舒展,我们纪念的从来不只一个节日。这一天的分量,从来不在热闹的仪式与盛大的庆典里,而在百年时光沉淀下来的信仰里。“八一”,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日期符号,它是一束火种,一种坚守,是刻在中国人骨血里的忠诚与担当。

回溯1927年的那个夏夜,南昌城头的枪声,划破了沉沉黑夜。彼时山河破碎、风雨飘摇,无数人在迷茫中挣扎、在苦难中沉沦。就是这样一群心怀家国的普通人,脱下长衫、告别安稳,挺身而出,以血肉之躯扛起救亡图存的重任。没有豪言壮语,没有盛大的阵仗,他们凭着一腔赤诚,打响了武装反

抗的第一枪。

这一枪,终结了彷徨与妥协,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、创建人民军队的开端。从此,中国大地上有了一支为人民而生、为家国而战的队伍。人民军队的初心,在战火硝烟中落地生根,它不是凭空诞生的精神口号,而是无数先辈用抉择与牺牲换来的信仰底色——危难时刻挺身而出,绝境之中永不言弃。

岁月流转,硝烟散尽,战火年代的生死淬炼,慢慢化作和平岁月的默默坚守。我们总以为英雄离生活很远,以为这份荣光只属于峥嵘过往。可回望朝夕日常,人民军队的初心从未走远,只是换了一种温润又坚定的模样。

在边防线上,一代代戍边人扎根戈壁高原、驻守雪域边疆,伴着风沙与冷月守护国土安宁;在抗洪一线、暴

雨之中,迷彩身影逆向而行,蹚过深水,扛起沙袋,挡在人民与危难之间;在寻常岁月里,军人默默坚守岗位,练兵备战、守护平安,把青春与热血悄悄奉献给山河家国。

没有轰轰烈烈的宣告,没有万众瞩目的荣光,他们把忠诚藏在日复一日的坚守里,把奉献融在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里。这就是人民军队精神品格最朴素的模样:不是宏大的标语,是危难处的义无反顾,是平凡里的初心不改,是代代相传的使命赓续。

时代在变,场景在变,年轻的面孔不断更迭,但人民军队的不变内核从未改变。从革命年代的浴血奋战,到建设时期的艰苦奋斗,再到新时代的逐梦前行,这面军旗始终是最安心的底色。忠诚,是忠于家国、忠于人民;坚守,是不惧风雨、不负初心;奉献,是舍己为公、甘于

平凡。

如今我们身处盛世,不必再直面枪林弹雨,不必再历经颠沛流离。但这份信仰,依旧是照亮前路的精神力量。它提醒我们,盛世从不是理所当然,安稳从来有人守护;它教会我们,平凡亦可有担当,寻常亦能有坚守。人民军队始终在党的旗帜下前进,这是永远不变的军魂。

“八一”,从来不只是一个节日。它是一段不能忘却的历史,一种永不褪色的信仰,一份代代相传的初心。百年风雨,军旗猎猎,山河无恙,岁月安宁。这束从南昌城头燃起的火种,跨越山河、穿越时光,始终滚烫明亮。

以“八一”为名,敬赤诚初心,敬无悔坚守,敬所有默默守护家国的平凡英雄。这便是八一最好的意义,也是信仰最动人的模样。

老兵

□张俊恒

母亲满目疮痍、奋起抗争的年代
你是一座堡垒,一面旗帜
血液浇灌龟裂的土地
长出名为理想的松柏
屠刀、酷刑……
锻造你的风骨
高举赤色
成为共和国壮丽的底色
母亲休养生息的年代
你正值青春
西北戈壁
你用铁胆忠诚
酝酿出“蘑菇云”的震撼
用坚定意志
筑起抗洪救灾的壁垒
无数个日夜
你护着国门
背后的灯火不灭
风——
把你的名字
刻进纪念碑的背面
久久回响
成为祖国最浑厚的回声

父亲的“八一”

□蒋道龙

父亲没有当过兵。但每年的八月一日,他都要把那件叠得方方正正的旧军毯,铺在阳台的藤椅上,一个人坐很久很久。

那块军毯是爷爷留下的。爷爷牺牲在一九四八年的淮海战役战场上,走的时候父亲才三岁。奶奶就把部队发的一床军毯,裹在父亲身上。毯子边角磨出了毛边,深草绿褪成了灰扑扑的蟹壳青。父亲后来从奶奶嘴里得知,那毯子白天是襁褓,夜里是棉被,冬天是门帘,雨天是屋顶。一床军毯,裹着一个三岁孩子在那个动荡年代里活下来的全部运气。

我第一次注意到这块毯子,是十二岁那年。

八一颂

□孙新民

昔日长缨卫海疆,
高扬赤帜固金汤。
人间烟火千家暖,
铁骨丹心作栋梁。

“八一”。父亲破天荒没有去干活,把毯子铺开,用软刷子一点点刷去上面的浮尘。我凑过去摸了一把,粗粝得扎手。父亲说,你爷爷当年就裹着它急行军,夜里露水重,往地上一铺就能睡。我说那为什么不叠好收起来,非要每年拿出来晒?父亲沉默了一会儿,说:“晒晒,它才不会朽。”

“八一”对父亲来说,从来不是一个节日。但他会在这一天,把爷爷留下的那点念想摊在太阳底下,让风和光穿过那些粗粝的经纬。我后来才明白,父亲晒的不只是毯子——他在晒一段他未曾亲历却贯穿一生的记忆。爷爷的面容在他脑子里早就模糊了,但毯子上有那股硝烟和泥土混在一起的气味。每年八月一日都会准时聚集起来,替他完成一次认领——认领那个早逝的人,认领那条没走完的路。

前年搬家,我在父亲的床头柜里发现一张纸条,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几行字,是父亲的笔迹:“民国三十七年冬,父歿于徐蚌。母以军毯裹余,寄人篱下。毯在,父在。”没有标点,像一句没说完的话。

去年“八一”,我回了趟老家。父亲还是老样子,毯子铺在藤椅上。阳光从树

缝间落在那块褪了色的军毯上,像撒了一层碎金。我搬了把椅子坐在他旁边,他没说话,我也没说话。风从远处吹来,掀动毯子的一角,露出下面磨得发白的背面——那上面有一行模糊的墨迹,隐约可辨:“三纵九旅 二七团”。是爷爷的部队番号。

那一刻我突然觉得,那块毯子其实是一面旗。它没有军旗的鲜红,没有勋章的光亮,甚至没有一个正式的名字。但它替一个三岁的孩子接住了整个冬天,又替一个七十岁的老人护住了心底最后一点热气。爷爷把命留在了战场上,而这块毯子替他活了下来——活在一个孩子从三岁到七十岁的全部岁月里。

今年“八一”回家,我想把那块毯子拿出来,铺在阳光下,告诉我的孩子,这世上有些东西从不言语,却比任何言语都有力量。它像河流一样沉默,像土地一样厚实,一代代传下去,就成了我们骨头里的东西。

父亲的“八一”,没有军号,没有队列,只有一块旧军毯。那阳光底下铺开的,是一个家族、一个国家最朴素也最坚韧的传承——那些未曾说出口的,被岁月磨旧了却从未朽坏的信念,最终都落在粗粝织物里,凝成滚烫的体温。

老兵的情怀

□刘国英

又逢八一建军节。想起去年建军节那天,电视屏幕上正直播升旗仪式。“起来,不愿做奴隶的人们……”国歌响起。电视机前,年近九十的老父亲,穿着一身旧军装,胸前党徽闪闪发光。他立正敬礼,神情庄重,眼睛凝视着屏幕里的五星红旗。

“你的腿不好,坐下吧。”母亲说。

“不行,我是老兵,坚持到底!”说着又挺直了身子。

父亲是老兵。1954年光荣参军。1958年,父亲和战友们响应国家石油工业建设号召,集体转业到玉门油田,成为一名石油工人。当时条件异常艰苦,他们住地窝子,啃蒸不熟的黑窝头,一个月也不见青菜。出去三五分钟,脖子上、衣服上,甚至嘴里全是沙子。

有两个老乡实在熬不住,偷偷找父亲商量,想一同回老家。父亲严词拒绝:“不能走,我们虽然脱下军装,还是党的战士,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候,不能当逃兵!”

戈壁的风沙,把父亲的脸磨得像树皮一样粗糙,但油井出油了。而这些老兵又接到新的任务——到东北参加大庆石油会战。

1960年,石油会战开始了。几万石油工人奔赴冰天雪地的东北,为甩掉国家贫油的帽子,拼上了一切。没有住房,他们取土夯筑干打垒;粮食紧缺,他们挖野菜充饥。

在近零下四十摄氏

度的严寒中,他们在露天野外钻井。防寒物资严重匮乏,父亲和一些老兵把雨鞋、雨衣让给其他工友。父亲用破布裹住旧球鞋,艰难行走在风雪中。脚趾冻伤溃烂,左脚只剩下三个半脚趾。可是他却对慰问他的领导说:“为了祖国,这点伤算什么?”

那年,父亲要去社区参加“庆八一老兵联欢会”时,母亲给他戴上帽子,摸着父亲头上的疤说:“这光荣疤真亮堂。”

那是1963年5月,父亲任某钻井队队长。一天下午,正在钻井台值班的工友边跑边大喊:“井涌了!”父亲在不远处修机器,扭头一看,井口已有泥浆喷涌而出,他飞身跑去,一工友拉住他:“队长,危险!”他一把甩开工友,大喊:“你们快跑!”父亲却冒着生命危险,冲上井台,用尽全身力气,关闭了井口手动闸阀,临时把井口封住。那次井涌事故,由于父亲及时处置,避免了井喷重大事故的发生,保护了国家财产。而父亲的头却被机器碰掉指甲盖大小的一块皮。

父亲这位老兵,把一生都献给了祖国。他献了自己又献子孙,两代人的青春都融进了祖国的石油事业。两个儿子从部队转业也回到油田,继承父辈的事业;两个孙子听爷爷的话,相继考入军校。父亲甚感欣慰。这位老兵的爱国情怀,已深深融进血脉中,刻进风骨里。

